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第八回 救義僕除凶鐵仙觀 訪疑案得線七里村

且說四爺趙虎因多貪了幾杯酒，大家閒談，他連一句也插不上，一旁前仰後合，不覺的瞌睡起來。因困酒後，酒困困魔，後來索性放倒頭，酣睡如雷，因打呼，方把大家提醒。王朝說：「只顧說話兒，天已三更多了，先生也乏了，請安歇罷。」大家方才睡下。誰知趙四爺心內惦著上開封府，睡得容易，醒的剪絕。外邊天氣不過四鼓之半，他便一咕嚕身爬起來，亂嚷道：「天亮了！快些起來趕路！」又叫從人備馬捎行李，把大家吵醒。誰知公孫策心中有事尚未睡著，也只得隨大家起來。只見大爺將從人留下一個，騰出一匹馬叫公孫策乘坐。叫那人將藥箱兒招牌：「俟天亮時背至開封府，不可違誤。」吩咐已畢，叫店小二開了門，大家乘馬，趁著月色，迤邐而行。天氣尚未五更。正走之間，過了一帶林子，卻是一座廟宇。猛見牆角邊人影一晃。再細看時，卻是一個女子，身穿紅衣，到了廟門挺身而入。大家看的明白，口稱「奇怪」。張龍說：「深夜之間，女子入廟，必非好事。天氣尚早，咱們何不到廟看看嗎？」馬漢說：「半夜三更，無故敲打山門，見了僧人怎麼說呢？」王朝說道：「不妨，就說貪趕路程，口渴得很，討杯茶吃，有何不可。」公孫策道：「既如此，就將馬匹行李叫從人在樹林等候，省得僧人見了兵刃生疑。」大家聞聽，齊說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於是大家下馬，叫從人在樹林看守。從人答應。五位老爺邁步竟奔山門而來。到了廟門，趁著月光，看的明白，匾上大書「鐵仙觀」。公孫策道：「那女子挺身而入，未聽見她插門，如何是關著呢？」趙虎上前，掄起拳頭，在山門上就噙、噙、噙的三拳，口中嚷道：「道爺開門來！」口中嚷著，隨手又是三拳，險些兒把山門砸掉。只聽裡面道：「是誰？是誰？半夜三更怎麼說！」只聽嘩拉一聲，山門開處，見個道人。公孫策連忙上前施禮，道：「道爺，多有驚動了。我們一行人貪趕路程，口渴舌乾，俗借寶刹歇息歇息，討杯茶吃，自有香資奉上，望祈方便。」那道人聞聽，便道：「等我稟明白了院長，再來相請。」正說之間，只見走出一個濃眉大眼、膀闊腰粗、怪肉橫生的道士來，說道：「既是眾位要吃茶，何妨請進來。」王朝等聞聽，一擁而入，來至大殿，只見燈燭輝煌。彼此遜坐。見道人兇惡非常，並且酒氣噴人，已知是不良之輩。

張龍、趙虎二人悄悄地出來尋那女子，來到後面，並無蹤跡。又到一後院，只見一口大鐘，並無別物。行至鐘邊，只聽有人呻吟之聲。趙虎說：「在這裡呢。」張龍說：「賢弟，你去掀鐘，我拉人。」趙虎挽挽袖子，單手抓住鐘上鐵爪，用力向上一掀。張龍說：「賢弟吃住勁，不可鬆手！等我把握底口。」往上一挺，就把鐘內之人露將出來。趙爺將手一鬆，仍將鐘扣在那邊，仔細看此人時，卻不是女子，是個老者，捆做一堆，口內塞著棉花，急忙掏出，鬆了捆綁。那老者乾嘔做一團，定了定神，方才說：「噯喲！苦死我也！」張龍便問：「你是何人？因何被他們扣在鐘下？」那老頭兒道：「小人名喚田忠，乃陳州人氏。只因龐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奉旨前往賑濟，不想龐昱到了那裡，並不放賑，在彼蓋造花園，搶掠民間女子。我主人田起元，主母金氏玉仙因婆婆染病，在廟裡許下願心。老太太病好，主母上廟還願，不意被龐昱窺見，硬行搶去。又將我主人送縣監禁。老太太一聞此信時，生嚇死。是我將老主母埋葬已畢。想此事一家被害，非上京控告不可。因此貪趕路程，過了宿頭，於四更後投至此廟，原為歇息。誰知道人見我行李沉重，欲害小人。正在動手之時，忽聽眾位爺們敲門，便將小人扣在鐘下，險些兒傷了性命。」

正在說話間，只見那邊有一道人探頭縮腦。趙四爺急忙趕上，兜的一腳，踢翻在地，將拳向面上一晃：「你嚷，我就是一拳！」那賊道看見柳斗大的皮錘，哪裡還有魂咧，趙四爺便將他按住在鐘邊。

不想這前邊凶道名喚蕭道智，在殿上張羅烹茶，不見了張、趙二人，叫道人去請也不見回來，便知事有不妥，悄悄的退出殿來，到了自己屋內，將長衣甩去，手提一把明亮亮的樸刀，竟奔後院而來。恰入後門，就瞧見老者已放，趙虎按著道人，不由心頭火起，手舉樸刀，撲向張龍。張爺手急眼快，斜刺裡就是一腿。道人將將躲過，一刀照定張龍面門削來。張爺手無寸鐵，全仗步法巧妙，身體靈便，一低頭將刀躲過，順手就是一掌。惡道惟恐是暗器，急待側身時，張爺下邊又是一掃堂腿。好惡道！金絲繞腕勢躲過，回手反背又是一刀。究竟有兵刃的氣壯，無傢伙的膽虛，張龍支持了幾個照面，看看不敵。

正在危急之際，只見王朝、馬漢二人見張龍受敵，王朝趕近前來，虛晃一掌，左腿飛起，直奔脅下。惡道閃身時，馬漢後邊又是一拳，打在背後。惡道往後一撲，急轉身，摔手就是一刀，虧得馬漢眼快，歪身一閃，剛躲過，惡道倒垂勢又奔了王朝而來。三個人赤著手，剛剛敵的住——就是防他的刀便了。王朝見惡道奔了自己，他便推月勢等刀臨切近，將身一撤。惡道把身使空，身往旁邊一閃，後面張龍照腰就是一腳。惡道覺得後面有人，趁著月影也不回頭，伏身將腳往後一蹬。張龍腳剛落地，恰被惡道在迎面骨上蹬了一腳，力大勢猛，身子站立不住，不由的跌倒在地。趙虎在旁看見，連忙叫道：「三哥，你來擋住那個道人。」張龍連忙起來擋住道人。只見趙虎站起來，竟奔東角門前邊去了。張龍以為四爺必是到樹林取兵刃去了。

遲了不多時，卻見趙虎從西角門進來。張龍想道：「他取兵刃不能這麼快，他必是解瞭解手兒回來了。」眼瞧著他迎面撲了惡道，將左手一揚（是個虛晃架式），右手對準面門一摔，口中說：「惡道，看我的法寶取你！」只見白撲撲一股稠雲打在惡道面上，登時二目難睜，鼻口倒噎，連氣也喘不過來。馬漢又在小肚上盡力的一腳，惡道站立不住，咕咚栽倒在地，將刀扔在一邊。趙虎趕進一步，一跪腿，用磕膝蓋按住胸膛，左手按膀背，將右袖從新向惡道臉上一路亂抖。原來趙虎繞到前殿，將香爐內香灰裝在袖內。俗語說的好：「光棍眼內揉不下沙子去。」何況是一爐香灰，惡道如何禁得起。四個人一齊動手，將兩個道人捆縛，預備送到祥符縣去。此係祥符地面之事，由縣解府，按劫掠殺命定案。四人復又搜尋，並無人煙。後又搜至旁院之中，卻是菩薩殿三間，只見佛像身披紅袍。大家方明白，紅衣女子乃是菩薩現化。此時公孫策已將樹林內伴當叫來，拿獲道人。便派從人四名，將惡道交送縣內。立刻祥符縣申報到府。大家帶了田忠，一同出廟，此時天已大亮，竟奔開封府而來。暫將四人寄在下處。

公孫策進內參見包公，言訪查之事尚未確實，今有土龍崗王、馬、張、趙四人投到，並鐵仙觀救了田忠，捉拿惡道交祥符縣、不日解到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復又立起身來，說：「晚生還要訪查劉氏案去。」當下辭了包公，至茶房。此時藥箱招牌俱已送到。公孫策先生打扮停當，仍從角門去了。

且說包公見公孫策去後，暗叫包興將田忠帶至書房，問他替主明冤一切情形，叫左右領至茶房居住，不可露面，恐走漏了風聲，龐府知道。又吩咐包興將四勇士暫在班房居住，俟有差聽用。

且說公孫策離了衙門，復至七里村沿途暗訪，心下自思：「我公孫策時乖運麥，屢試不第。幸虧了然和尚一封書信薦至開封府，偏偏頭一天到來就遇見這一段公案，不知何日方能訪出。總是我的運氣不好，以致諸事不順。」越思越想，心內越煩，不知不覺出了七里村。忽然想起，自己叫著自己說：「公孫策，你好呆！你是作什麼來了？就是這麼走著，有誰知你是醫生呢？既不知道你是醫生，你又焉能打聽出來事情呢？實實呆的可笑！」原來公孫策只顧思索，忘了搖串鈴了。這時想起，連忙將鈴兒搖起，口中說道：「有病早來治，莫要多延遲。養病如養虎，虎大傷人的。凡有疑難大症，管保手到病除。貧不計利。」

正在念誦，可巧那一邊一個老婆子喚道：「先生，這裡來，這裡來。」公孫策聞聽，向前問道：「媽媽喚我麼？」那婆子道：「可不是。只因我媳婦身體有病，求先生醫治醫治。」公孫策聞聽，說：「既是如此，媽媽引路。」

那婆子引進柴扉，掀起了蒿子桿的簾子，將先生請進。看時，卻是三間草房，一明兩暗。婆子又掀起西裡問單布簾子，請先生土炕上坐了。公孫策放了藥箱，倚了招牌，剛坐下，只見婆子搬了個不帶背、三條腿椅子在地下相陪。婆子便說道：「我姓尤，丈夫早已去世。有個兒子名叫狗兒，在大戶陳應傑家做長工。只因我的兒媳婦得病，有了半月了。她的精神短少，飲食懶進，還有點午後發燒。求先生看看脈，吃點藥兒。」公孫策道：「令媳現在哪屋？」婆子道：「在東屋裡呢，待我告訴她／說著，站起，往東屋裡去了。只聽說道：「媳婦，我給你請個先生來，求他老看看，管保就好咧。」只聽婦人道：「母親，不看也好，一來我沒有什麼大病，二來家無錢鈔，何苦妄費錢文。」婆子道：「噯喲！媳婦呵！你沒聽見先生說麼，『貧不計利』，再者『養病如養

虎』。好孩子，請先生瞧瞧罷。你早些好了，也省得老娘懸心。我就是倚靠你，我那兒子也不指望他了！」說至此，婦人便道：「母親，請先生過來看看就是了。」婆子聞聽，說：「還是我這孩子聽說。好個孝順的媳婦！」一邊說著，便來到西屋，請公孫策。公孫策跟定婆子來至東間，與婦人診脈。

原來醫者有「望」、「聞」、「問」、「切」四條，又道：「醫者易也，易者移也。」故有移重就輕之法。假如給老年人看準脈息不好，必要安慰，說道：「不要緊，立個方兒，吃與不吃均可。」後至出來，方向本家說道：「老人家脈息不好得很，趕緊預備後事罷。」本家問道：「先生，你為何方才不說？」醫家道：「我若不開導著說，上年紀的人聽說利害，痰向上一湧，那不登時交代了麼？」此是移重就輕之法。閒言少敘。

且說公孫策與婦人看病，雖是私訪，他素來原有實學，所有醫理，先生盡皆知曉。診完脈息，已知病源。站起身來，仍然來至西間坐下，說道：「我看令媳之脈，乃是雙脈。」尤氏聞聽，道：「哎喲！何嘗不是。她大約有四五個月沒見……」公孫策又道：「據我看來，病源因氣惱所致，鬱悶不舒，竟是個氣裏胎了。若不早治，恐入癆症。必須將病源說明，方好用藥。」婆子聞聽，不由的吃驚：「先生真是神仙，誰說不是氣惱上得的呢！待我細細告訴先生。我兒子在陳大戶家做長工，素日多虧大戶幫些銀錢。那一天，忽然我兒子拿了兩個元寶回來……」說至此處，只聽東屋婦人道：「此事不必說了。」公孫策忙說道：「用藥必須說明，我聽的確，下藥方能見效。」婆子道：「孩子，你養你的病，這怕什麼？」又說道：「我見元寶不免生疑，便問這元寶從何而來。我兒子說，只因大戶與七里村張有道之妻不大清楚。這一天陳大戶到張家去了，可巧叫他男人撞見，因此大戶要害他男人，給我兒兩個元寶。」說至此，東屋婦人又道：「母親不消說了，此事如何說得！」婆子道：「兒呀，先生也不是外人，說明了好用藥呀。」公孫策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若不說明，藥斷不靈。」婆子接說：「給我兒兩個元寶，正叫他找什麼東西的。原是我媳婦勸他不依，後來跪在地下央求。誰知我不肖的兒子不但不聽，反將媳婦踢了幾腳，揣起元寶，賭氣走了未回。後來果然聽說張有道死了。又聽見說接三的那日，晚上棺村裡連響了三陣，彷彿炸屍的一般，連和尚都嚇跑了，因此我媳婦更加憂悶。這便是得病的原由。」

公孫策聽畢，提起筆來寫了一方，遞與婆子。婆子接來一看，道：「先生，我看別人方子有許多的字，怎麼先生的方兒只一行字呢？」公孫策答道：「藥用當而通神。我這方乃是獨門奇方。用紅錦一張，陰陽瓦焙了，無灰老酒沖服，最是安胎活血的。」婆子聞聽，記下。公孫策又道：「你兒子做成此事，難道大戶也無謝禮麼？」公孫策問及此層，他算定此案一明，尤狗兒必死，婆媳二人全無養贍，就勢要給他婆媳二人想出個主意。這也是公孫策文人妙用。話已說明。且說婆子說道：「聽說他許給我兒子六畝地。」先生道：「這六畝地可有字樣麼？」婆子道：「哪有字樣呢，還不定他給不給呢。」先生道：「這如何使得！給他辦此大事，若無字據，將來你如何養贍呢？也罷，待我替你寫張字兒，倘若到官時，即以此字合他要地。」真是鄉里人好哄。當時婆子樂極了，說：「多謝先生！只是沒有紙，可怎麼好呢？」公孫策道：「不妨，我這裡有紙。」打開藥箱，拿出一大張紙來，立刻寫就，假畫了中保，押了個花押，交給婆子。婆子深深謝了。先生背起藥箱，拿了招牌，起身便走。婆子道：「有勞先生！又無謝禮，連懷茶也沒吃，叫婆子好過意不去。」公孫策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」出了柴扉，此時精神百倍，快樂非常。原是屢試不第，如今彷彿金榜標名似的，連乏帶餓全忘了，兩腳如飛，竟奔開封府而來。這正是心歡訪得希奇事，意快聽來確實音。

未審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